



最忆十里浦

■ 王惠 (江苏)

这个山村潜藏在城西火车站西北方的群山皱褶中。

初冬夜晚，一辆辆东风拉着我们这些穿着没有肩章、领花军服的新兵，开进十里浦村的军营。此后的数年，我便生活在十里浦村。

初入军营，训练强度很大，每天体能消耗多，特别能吃。营区高大厚实的围墙挡不住村民赚钱的脚步，不知道他们为何可以到营区售卖。小贩主要是女性村民，她们穿着褪色的粗布衣服，骑着破旧的自行车，说着难懂的浙南方言出没在营区。她们的货品基本是食物。小商小贩，永远最贴近“市场”。她们知道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每天那么大的训练强度，最需要的就是吃，她们的生意兴隆。在军务科的纠察队严管一段时间后，这些小贩们消失了。

十里浦村就在营区外，一条古老斑驳的石板路从营区大门外的水泥路向西岔开，延伸向村里，石板路蜿蜒向前，通往更深远的山中。在营门站哨时，在越野跑时，我观察着周边地形地貌，打量着这座山村。

这是一个寻常的小村落，只有数百户人家，民居散落在山坳里，没有深宅大院，不见贵胄之家。石板路，是村子的中心。石板路边，有两排村民自建的房子，二楼住人，一楼是商铺。修车铺、小超市、小饭店、五金店、杂货店、蔬菜摊、土油坊、皮鞋店、澡堂子、铁匠店、包子铺……，这些商铺毫无规划，缺乏特色。店铺胡乱拥挤在石板路边，有的店铺的遮阳布伸出雨棚，有的店铺占道经营，也从未见有人驱赶或拆除。

小街是寂寞的，街上总是行人寥寥，店主们不会吵嚷着招徕顾客，他们或许知道这是个距离城市很近又很远的乡村，他们的客户主要是本村村民和他们的部队邻居。他们安静地坐在店里看着店门口，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店主，你到了店里，大喊几声“老板、老板——”，

才会有人匆匆出来，问你需要什么。有时候出来的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，他（她）看看你，然后叫大人出来招待客人。

每日清晨和傍晚时分，十里浦会分外热闹，那是我们的每日必修课——武装越野。我们穿着迷彩服，背着挎包和水壶，带着各自的装备，我们步兵连携带着步枪、火箭筒、班用轻机，从十里浦的小街上跑过。清晨，天色未明，小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村民，只听到我们急促的脚步声。我们像一阵绿色的风飘过石板路，冲入村西边茫茫的大山中。

下午近晚，斜阳低垂。我们武装越野会格外小心，路边有行人，还有可爱的小孩子。十里浦村的孩子放学路上，常常与我们相遇。遇到行人，我们会稍微放慢脚步，不能冲撞他们。孩子们衣着朴素，戴着红领巾，他们见我们跑来，站到路边，嘴里喊着，解放军叔叔好，解放军叔叔好。有的小孩子还会拍手给我们加油。看着他们可爱的笑脸，我恨不得抱起一个亲一口，疲惫的我的身上增添了力量，步伐更加有力。

我们每次外出拉练和演练，东风车两侧挡板上，总会有两行红底黄字的标语“向人民学习”“向人民致敬”，其实这不仅仅是标语，我们受到的教育和认知就是如此。我们六连肖连长一直教导我们，老百姓就是我们的亲人，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，你对老百姓好，老百姓才会对你好，要爱护老百姓，要帮助老百姓。

一次营应急疏散、攻击演练，我们疏散地域在十里浦村一片山中橘林，橘林中有数处坟莹。岑寂的山间，只见树木不见人，没有一丝异响，我们几百人按照战术要求埋伏于山中，携带各类武器装备，准备给假想敌迎头痛击。橘子初熟，饱满的青色橘子挂满枝头。骆营长说，别摘乡亲们的橘子，一颗也不能摘，等集合的时候，

我会闻你们的嘴巴，如果有橘子味，严肃处理。

秋夜，月朗星稀，风吹橘树，橘香漫山。我们和衣躺在橘树下，橘子伸手可摘。虽然想吃，想着营长的话，却不会去摘。这是老百姓的收入来源，我们怎么能去摘取？

在橘子成熟的季节，十里浦的村民摘下自己种的橘子送到营区，连长推让一番，最后盛情难却。连队人人有份，我一边品尝甘甜的橘子，一边暗自想，连长曾经说的话，真是一点不假。

一个除夕的下午，其时我已经调入营部，担任通讯员。郭教导员带我来到十里浦的修车铺，修车铺的主人看样和教导员很熟悉。教导员说，吴叔，对联写好了吗？吴叔道，修车刚收摊，还没有来得及。教导员说，那你现在写吧，写好让通讯员带走就好了。多少钱？吴叔说，不就两张红纸吗？不要钱。教导员对我说，我去洗个澡，你等下把对联拿走，回去直接找汽车排的人帮忙贴起来。明天就过年了。我答应，是。

我见过修自行车的中年人，他总是在修车摊上忙碌，胡子拉碴的。今天才知道他姓吴。吴叔四十岁左右，一副厚道的样子。他在饭桌上摊开一张红纸，他轻提毛笔，饱蘸墨汁，开始写春联：捧丹心携笔从戎尽显男儿本色。他的上联完成了，他问我，写得如何？我说，吴叔，你这行楷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底子很好啊。吴叔说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天天被爷爷逼着练字。你别夸我，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说，我们二营之前编制有一个女兵排，不过现在调走了，军营里，可不全是男儿啊，也有女孩。您这对联贴在我们营部也没事，反正现在没有女兵了。吴叔说，哦，那我考虑不周了，我重新写。我说，别啊，这浪费您时间。吴叔说，应该改。他重新裁纸，又写道：捧丹心携笔从戎尽显英豪本色。我点头称好。

吴叔放下笔说，你喝过

米酒没有？我自己酿的米酒。我摇摇头。吴叔带我到里间，里间弥漫着清甜的酒香。一口酱黄色的大缸里盛满淡红色的糯米，大米中间插着一个竹筴。竹筴中，是淡红色的酒，竹筴将米和酒隔开。吴叔用一只大碗舀起一碗酒递给我说，你尝尝。我连忙摆手，我说，我们不能喝酒的。吴叔说，没事，今天除夕，过年了，你尝尝，自己家酿的，又不会醉。我接过碗，一饮而尽，那酒味一点也不辣，有一股新米的清香，还有一丝桂花的幽香。我说，酒里有桂花？吴叔说，是啊，加了。再来一碗？我赶紧摆手。

吴叔又写了一副对联：迎未来昂首阔步书写强军新篇。横批：精武强军。我谢过吴叔，手捧春联，走向营区。

十里浦的村民们早早关门闭户，家家户户门上贴着春联。几个孩子在户外玩耍，几条小狗在石板路上逡巡。夜晚，鞭炮的声音会响彻山村，村民们在醉意中迎来新的一年。

天色阴沉，风吹过十里浦的石板路，小雪花轻轻飘落。哦，下雪了，石板路上尚未积雪。我的毛孔开始出汗，脚步变得飘忽，脑子兴奋，身体轻盈，我飘在云端，飞向营区。我知道，我一定面色红润，眼睛发亮，像刚出浴室。浙南农家的米酒后劲如此大。

冬日，在《驼铃》的歌声中，我们乘坐东风大卡，离开了十里浦。

十里浦像一位洞明世事的老人，他无声无息，默默无语，看着一批批新兵跨入军营，一批批老兵退役离开，他接纳他们，抚慰他们，对于离别，却毫不动情，没有一丝不舍。

世事如烟，我留在十里浦的青春痕迹早已消逝。城市如水蔓延，不知道十里浦是否已经拆迁？吴叔他们还住在十里浦吗？即便十里浦已经消失在时光里，我依然永远记得，那是我挥洒汗水和激情的地方，那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未得之地

■ 李祚福 (江西)

我们村稀土，主要卖给日本，每吨最高四十万元，最便宜四万元

我十岁左右，跟着父母出工，在那儿玩，耳边响声沉闷，一阵阵晒热后的铁腥扑鼻而来

三十多岁参与林改又去过一次，连着几座山包，有零星野草，仿佛和尚脑袋

山脚户主说，拔不动，割不断，我伸手摸摸这细小叶子，它们，高不过二十厘米，我一百六十三公分，蹲下才够着

我认得它：牛羊不吃，当柴不好烧

这一次，我指尖触到那一瞬，突然有种莫名好感

不回头

■ 剑吼 (辽宁)

那时候，衣服的补丁很多，金钱的味道不再迷人

左腿迈过崎岖，身体向后倾斜，悬崖张开口，里面是欲望的天堂，折翼天使在身后的影子里，说着只有我可以听见的悄悄话，无边的雾气是虚幻的，前面美丽的花朵颌首，我会一直走，一直走

寒梅盼春

■ 潘冬梅 (广东)

凛冽的寒风像一群发怒的野兽，在苍穹下疯狂咆哮

一夜之间，气温从26℃骤跌至零下

转眼间，我仿佛化作雪人，心更是从头凉到脚，从外冷透到心底。

我对着镜子仔细端详，唉！一张老脸满是沧桑，皱纹还爬满了我的眼眸，我使尽了吃奶之力也挽回不了青春的容貌，此刻，沮丧与悲伤早已在心底交织成网

哦！我恍然大悟，我岂能怪冬日寒冽？只恨自身的力量太薄弱

我抬头仰望苍穹，读起雪莱的诗句

嗯，心中终于有了答案，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